

20

開 渭 州



新華書店出版

1957.1.

開渭州

人物：

金二（老生） 鄭屠（大淨）
 金翠蓮（小旦） 王四（丑）
 魯達（二淨） 小二（丑）
 史進（生） 酒保（店主人，丑）
 海豬（軍官，生） 人役四名
 衆兵丁四名

第一場

（下簡稱蓮）：（上）

（對）奴母去世早，叫人哭煙囪。

（詩）渭州探親親他徒，

醉歌清唱走街坊。

（說）親親死客店裏。

（白）小奴金翠蓮，父名金二，母王氏。

只因探親不得，流落渭州，母親不厭，一病身故了。家中赤貧如洗，典賣在鄭屠國那裏，借來三十吊銀錢，才將母親葬埋。今天亡母盡七日，不彀還家，要一回。（過門）店主人！

（內）有！

（白）奴去接幾家喪亡母，我父親床來，請告一聲。

（內）是！

（唱）唉！（平板）金翠蓮托香靈自思自嘆，思想起奴的母好不傷慘。汴京地遭荒旱，探親渭南，奴的母病死在權家莊前。無銀錢買棺槨屍體露天，無奈何借鄭屠青銅三十千。將奴母葬埋在南城壕邊，盡七日托香靈前去祭食，行步見我來在大街前。大街上人兒鬧喧喧，坐官的騎馬坐轎抖擻，讀書的南學把書唸，務農的背鋤鋤田，織綢的做工的拋磚弄瓦汗流滿面，爲難的

藏書

賣買磨擦在路邊，討飯的沿街乞討求人憐。
。塵世上貴的貴來賤的賤，貧富貴賤太相
。富貴人穿的是綾羅綢緞，貧窮人粗布
衣，襤褸敗絮。這才是世路不平難改變，
。什麼命來怨什麼天。行步兒我來在肉店
門前。（此段後邊，可轉鐵板，再轉盤平
）

鄭（下簡稱鄭）：（從下門上，接唱）
門上我鄭居把路填。

（白）哈！誰家這位姑娘，你慌哩慌哩，
。幹何事？

鄭：素不相識，問我爲何？

鄭：咱家姓鄭名居，外號人稱鄭關西的便是。
。咱家大業大，廣有銀錢，你看這若大一
。罐肉店，也是咱家開的，我看姑娘身穿重
。孝，不是父死，便是母亡，問你一聲何妨

鄭：哎呀！原來是鄭大爺，奴父名叫金二，居
。住潘家店內。今天亡母盡七之日，前往墳
。塋祭奠，冒犯大爺，大爺莫怪。

鄭：照這樣說來，。幾天王四作保，借了咱門
。三十吊銅錢，就是與你家借的嗎？

鄭：正是。

鄭：是這箇哈……。聞聽人說，金二的姑娘
。唱着一口好西皮，。二爹——來來來，與
。酒家唱着一段。

鄭：大爺！你看這大街市上，一無板，二無絳
。，唱起來也怪難爲情，就是外人聽見，也
。觀之不雅！

鄭：這哈……。真乃是裝腔作勢。歌妓
。之流，那個不是白晝間做的彈歌清唱，到
。晚間是操的是皮肉生涯，你還假正經什麼
。？

鄭：你倒放屁！（流水）罵罵鄭居好大胆，胡
。言亂語淫戲咱，奴本是二八裙釵女，你爲
。何把咱下眼翻。

鄭：（唱、流水）有鄭居用目瞞，姑娘生的
。真窈窕，渾身穿着一身孝，雨洒梨花分外
。俏，心猿意馬實難熬，恨不得一口來吞掉。

鄭：（唱）呀呀吓！（流水）翠蓮一見喜不好，上什麼墳來、盡什麼孝，早托香盤往回跑。

鄭：（接唱）鄭屠後邊緊跟跑。

蓮：（接唱）手握香灰往後跑。

鄭：（唱流水）酒得我兩眼難睜面帶臊。（白）真來嚇氣！倒罷！（回肉店坐下）小二，那裏？

小二：（下簡稱小）（從下門上）正在後店坐，忽聽人喚我，上前問一番，看是那一個。哎！原來是鄭大爺，先給大爺叩個大響吧！

鄭：（白）什麼大喜？

小：大爺是你不知，今天清早宰了三口豬五隻羊，一清早賣了個淨底光，銅錢賺下十二吊，銀子又賺整十兩，叫大爺吃點葷，喝點酒，你看高興不高興。

鄭：這是大爺的財喜，不是大爺的人喜。

小：好大爺哩！咱家開的是肉店，賺得是銀子大洋，還能給賺出兩個入來不成。

鄭：不用你說。只叫你到大街市上將寶街鼠我來，大爺與他有話講，說是你快去！

小：遵命！

鄭：金翠蓮！小娘子！大爺要相弄你到手，還怕你飛上天去。

王四（下簡稱王）：（上）哎嗨！小二一聲喚，鄭屠西來請咱，憑的三寸舌，方的說成圓。來在肉店門前，待我自己進去，這個鄭大爺在那裏，這個鄭大爺……在。大爺在上，小人有禮！

鄭：少禮，坐了。

王：謝坐！大爺喚小人到來，有何吩咐？

鄭：王四！是你不知，是我清早起來，去到那大街市上，遇見金二的姑娘，人家生得好，（好看）長得漂亮（漂亮）。大爺有心和他勾搭勾搭，抖擻抖擻，惹得人家揚長走去，不歡而散，臨走時還洒了大爺我一臉香灰，使大爺我裝了一肚子悶氣，你看此事如何處理？

王：哎！大爺既愛見金家女兒，就該設計弄來

才是！

鄭：大爺我無計可施。

王：小人到有一計。

鄭：妙計從何說起？

王：前幾日小人作保，金二借到大爺名下鋪銀

三十吊，將借銀的文約上十字改成千字，

改爲三千吊，差人逼討，金二雖強，有口

難辯，以人抵錢，還怕不能到手嗎？

鄭：實乃妙計，如此你就前去逼討，說是你快

去！

王：遵命！會着良心幹，曲盡舌頭說，只要有

錢花，那怕罪和惡，哎呀！（下）

鄭：正是，只要銅鑼敲的歡，那怕鐵騎兒不上

杆。哎呀！（下）

第二場

（下簡稱金）：（上，唱倒板）翠蓮兒一

去不見還。唉！（平板）倒叫我老夫把心

就。當日裏汴京地遺下荒旱，我父女三人

流奔渭南。王氏妻病死在潘家店前，無錢

贖買棺槨屍體露天。無奈何借鄰居青銅錢

三十吊，才將她埋葬在南城隍廟邊。清晨起

翠蓮兒前去祭奠，却怎麼早飯過不見回來

。問悠悠打坐在店房以內，翠蓮兒回來好

解愁念。

王：（唱介板）在大街我受了鄰居的欺。（上）

（同店內裏與爹參知。邁步兒我把店房

，（轉流水）罷了爹爹啦！在大街我受了

別人的欺。

金：（唱流水）一見我兒受委屈，倒叫我父痛

了急。大街上何人把欺欺，快與爲父說來

歷。

王：（唱歸平板）在大街遇見了鄭四，他三

番五次淫戲兒。他罵兒白晝間彈歌消唱，

到晚間摸的是皮肉生涯。兒本是二八女未

曾改嫁，青天白日受人欺壓，叫爹爹快與

兒做主。免得旁人笑話。

金：（唱平板）兒啦！鄭四西他本是渭州惡霸

，渭州的老百姓誰敢惹他。交官府欺良民

誰人不怕。父年老兒女流力量不加。嘆本是外鄉人到處流亡。坐地虎地頭蛇不要惹他。吞口惡忍口氣暫且作罷。從今後我父女們另找生涯。

（唱小流水）爹爹對我講一遍，曾過身兒心自慘，強龍不壓地頭蛇，虎口裏怎能把牙撿！把牙撿！（白）爹爹！今天天氣已經不早，用過早飯了沒有？

金：一清早不見我兒回來，爲父那能有心用飯

呢！

金：待兒下得廚房做飯便了。（從上門下）

王：（上）美色人人見愛，那是鄭大爺的心懷，咱爲的發點兒小財，去店房逼討賬債，來在酒店。待我自己進去，這個金老頭在那裏。金老頭……在。

金：王四哥到來，請坐！

王：坐就坐了。

金：王四哥，無事不來，到此有何？

王：哎！你忘記了嗎？

金：忘記了什麼？

王：你借的鄭大爺的銅錢，準備好了沒有？

金：唉！王四哥，限期來到了呀！

王：你這人倒不明白，鄭大爺放的是如意賬，說要就要。今天等不到明早！

金：唉！難道無就不講一點信用嗎？

王：什麼信用。信用是有錢人和有錢人講的。有錢人還能和窮光蛋講信用嗎？

金：噢！像他這樣不講道理，我也不願借他的了。請你給我三日五日，向東鄰西舍挪借，還他便了。

王：你醒來吧！挪借也不過三吊五吊，再不然三十吊。三十吊，要說在渭州街上挪借三千吊。不說你金老頭，就是我家街鼠也挪借不來的。

金：噢！我明明借了他三十吊，爲何講下三十吊？

王：明明借下三十吊，爲何講下三十吊？

金：明明是三十吊……三十吊……

王：明明是三十吊……三十吊……不在你說，也不在我說，口說無憑，筆有分曉，來

原來，你還是三十吊，還是三千吊。

金：上寫：金二借到鄭屠名下大錢三千吊！三

千吊！哎呀不好！（唱介板）觀罷文約怒

氣衝，叫開王四狗娘生。私改文約罪滔天

，拉你去見渭州王。

王：你先慢慢看吧！打官司也不過說的是理

，憑的是勢。按理說，文約上寫的是三千

吊，我王四保的也是三千吊，人有人證，

物有物證，人物兩證，你還有何理由辯明

？按勢說，渭州官府是鄭大爺的朋友，官

是鄭大爺的官，事是鄭大爺的事，你雖有

十分道理，還不是一面子官司嗎？

金：難道偏就不講天理良心嗎？

王：什麼天理！什麼良心！天理是在太陽上掛

着哩？還是在月亮上吊着哩？良心是在懷

裏揣着哩？還是在袖裏藏着哩？拿來我看

，指來我瞧。

金：真是氣煞人了！

酒保（下筒筒酒）：（上）喂呀！正在後店打

掃，勿聽得店吵鬧，走上前去一看，唉！

原來是王四來到。問得王四你到此為何？

王：前來討債。

酒：討上了沒有？

王：討上還吵鬧什麼。

酒：哎！金二哥轉來。

金：講說甚麼？

酒：你有錢給他些錢，沒有給他說上幾句好話

，爲什麼和他吵鬧起來？

金：店主人是你不知，前借鄭屠銅錢三十吊，

王四竟私改文約，改爲三千吊，前來逼討

，這如何能忍受得下。

酒：王四哥，究竟是多少？

王：不用問，是三千吊！

酒：哎！他說是三千吊，他說是三十吊。聽！

我這裏不說，心裏知道。王四哥！不管三

千吊也罷。三十吊也罷，通融通融，還轉

還纔才是！

（翠蓮暗上場）

王：什麼通融。金老頭後邊是什麼人？

酒：那是金二的女兒。

王：你看鄭大爺有錢無人，金老頭有人無錢，以人抵錢，還不是一舉兩得。雙全其美嗎？

金：你倒放屁！（唱、流水）罵聲王四心太偏，私改文的罪滔天。奴與你無仇並無冤，害苦我金翠蓮，一日犯在我的手，刮兒一刀問一言。

王：哎呀！（唱、流水）一見翠蓮罵破口，罵的王四滿臉羞。渭州堂上走一走，管叫兒吃板帶挾兩腿血流。

金：王四哥，你且回來，你且回來。……自古道：有父不顯女，有他金老頭在，你爲何要與丫頭見高低？（指翠蓮）看看看，看看看。你真是長禍的根，生事的精，有你在爹在此，何必用你上前哩？後退！後退！

王：苦哪！（背場）

金：金二哥轉來！

金：講說什麼？

王：你看鄭大爺誇大錢廣，膝下缺少幾個兒郎

，令愛過得門去，三年五載生下一男半女，母以子貴，還不是他後半世的福氣嗎？金：我老漢懦弱無能，生來怕事，只是女兒秉性剛強，他不允從，也是枉然了。

王：這就真難說了！王四哥！金老頭沒有什麼，他女兒不從，這將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王：甚麼！金老頭沒有什麼？

王：正是。

王：這就好說了，自古常言講的好，男女婚姻，憑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麼兩個條件。金老頭許親，就是父母之命，店主人說合，就是媒妁之言，條件具備，管他女兒何來。過來，這是文約一紙，也就是訂婚的財禮！請他好好收起，明天抬親上早做準備，說是你拿上，拿上，拿上吧！（下）

金：王四哥！你且回來，你且回來，……看看，這才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金二哥轉來。

金：講些什麼？

酒：這是文約一紙，也就是訂婚的財禮，明天人家就要來抬親，早做準備，咱到後店裏招客一回。（下）

金：女兒轉席，人家強把文約留下，明天就來抬親，事到如今，我兒還是拿番主意吧！事到如今，兒還有什麼主意，就是兒這一命！與鄰居拚在一處了！（唱平板）叫爹

爹你不要把兒來念，孩兒心上自了然，拚一命來換一命，要換成親難上難，淚汪汪我哭到小房中，恨悠悠但等到天明。（從上門下）

（唱流水）我的兒哭的淚悲啼，到叫老夫無主意，上天生咱窮命兒，枉在人間活受罪。（抹板下）

第三場

（下簡稱卷）：（上）身在官府心在民，

專打民間抱不平。酒樓提轄官魯達。當初在原郡家下，棄文學武，學了一身拳棒，只因抱打不平，打死人命，直逃在渭州大酒樓裏，經略相公見咱武藝高強，收為部下，委咱為提轄官之職。今日閒暇無事，心頭悶倦，不免酒樓飲酒一回。（唱七絕平板）有魯達在府下心煩意燥，想想鄰關西叫人好惱。他本是坐地虎饒廣勢大，淫人女詭人財罪惡滔滔。有一日犯在我魯達的手，拳打足踢兒命難逃。我在此閒遊久站，酒樓裏飲酒走一遭。（下）

（下簡稱史）：（上、唱小流水）少華山前別賢弟，渭州城裏找我師。行步來在大街上，大街上人兒鬧嚷嚷。（白）咱家尤紋龍史進。爲了營救朱武等三人，惱怒官府，官兵捉拿於咱，是我火化莊院，逃出門來。聞聽人說，我師父王進現在渭州經略府裏，待我找他便了。言之未盡，（魯內：晚時）觀見那壁廂來了一位客官，待我略等片時，問他便了。

魯：（上）離了經略府，來在大街上。

史：客官請來見禮！

魯：素不相識，施禮為何？

史：客官是你不知，咱家姓史名進。華陰縣人氏，前來渭州投人。

魯：華陰縣史家莊，有一九叔隨史七郎，你可記得此人？

史：不才，正是酒家。

魯：久聞大名，失敬了！這哈……（同笑）

史：請問客官高姓大名？

魯：酒家姓魯名達，現至經略府裏，官居提轄。

史：原來是提轄，酒家失敬了！這哈……

（同笑）

魯：史兄來此找的是那個？

史：找的是我師父王進。

魯：莫不是那高俅害，私通出京的蔡京教頭王進嗎？

史：正是此人。

魯：聞聽人說，教頭投奔經略府去了，渭

州官府民間，並無此人。

史：不在也就罷了！

魯：史兄不遠千里而來，離酒家酒樓痛飲一

。你看如何？

史：爲弟行裝未卸，不便討饌，當所寬定，改日登門叩拜便了。請！（下）

魯：真乃江湖英雄，一見如故，這哈……不

至獨飲便了。說說去去，去去行行，來

酒店，酒保門上來！

酒：來了！渭州第一，來的來的照顧

。哎！原來是提轄老爺到來，請到樓上。

魯：就到樓上。

酒：請！魯老爺！用些什麼，好來準備。

魯：別的不用。只用好酒一壺。

酒：現成……好酒到。

魯：下去。

酒：是。

小：（帶人從園名上）二人打聽……

……

衆：走明！

小：走到了！

衆：走到了叩門。

小：金老頭，門上來！

金：（唱）不不好！（介板）有金二在小房
心如刀攪，忽聽門外人吵鬧，雙手我把門
來開，原來是拙命的一夥閹豬。（白）小
二到此爲何？

小：哎！好你金老頭，老鼠跌到麵裏邊了，
給咱家腫起白眼來了。你看這些男男女女
，紅紅綠綠，是幹什麼的。

金：莫非你們抬親來了？

小：這不對了！叫你女兒早打扮，巧梳妝，不
要誤了拜天地，入洞房，張燈結彩在小房
，叫你女兒上花轎，我們轉轉就來了。（
小二而衆人役從上門下）

金：好賊呀！女兒走來，人家抬親來了！

金：（唱）不不好了！（介板）金翠蓮在小
房心如油煎，（上）聽說是拙命鬼來在門
前，邁步兒我把前店上，（轉流水）見爹
爹悶坐在此間，出言我把爹爹嘆。快與孩

兒做媒，不要你眼來不要你錢，不要你
綢緞並綾羅，只要你小小兒首飾，好與孩
兒作伴眠。

金：（唱介板）翠蓮兒要的兒首飾，老夫心如
滾油煎，我有心將寶劍交與兒，又恐我兒
尋短見。出言我把女兒叫，寶劍豈能當紙
窗。

金：怎麼說！（唱介板）爹爹不與兒寶劍，青
過身兒自思慘。事已緊急再難延，（轉滾
板）雙膝跪在父面前……我叫聲爹爹……
……我不明事的老爹爹啦……鄰居賊私
改文約，強霸成親……現下咱是什麼人
家，豈能與豺狼結親了！……唉！孩兒逼
得門去，我要關……

金：住口……（搜門）關什麼？

金：唉！……（唱滾板）我要關殺那鄭關西，

好與渭州人民除害了……

金：（唱，滾板）唉！我叫了……叫了聲翠蓮
兒，我的烈性的兒啦！……假若你親殺那
鄭關西，必然關下滔天大禍，那時我兒性

命何人見保，就是爲父我。該到那裏躲藏了！

蓮：爹爹！孩兒走後，你趕快收拾行裝，逃奔他鄉，留下孩兒我！父女們休想要再見了！

金：苦命的兒！說是你站……站起來。

魯：咱家正在酒樓飲酒，忽聽樓下哭哭啼啼，真情爲何？酒保走來！

酒：（上）來了……魯老爺有何吩咐？

魯：樓下哭哭啼啼，真情爲何？

酒：魯老爺是你不知，鄭國西要娶金二的女兒，女兒不從，因而哭啼。

魯：聽他們哭中有恨，恨中有冤，其中必有隱情！酒保！（酒：有！）將他父女喚上樓來，咱家有話問他。

酒：是！（下樓）金家父女不必啼哭，樓上我轉大爺喚你，小心去見。

金：兒！兒！這又不知有了什麼禍事了！

蓮：事到如今，咱還怕什麼禍事哪！

酒：隨上。（酒引金、蓮上樓）

金、蓮：叩見大老爺！

魯：站起，站起來！方才聽你父女哭中有恨，恨中有冤，恨着什麼，冤着何來？

蓮：（唱）大老爺，容稟！（平板）汴京地遭荒旱，探親渭南，奴的母病死在潘家店前。借鄭屠三十千將母殯殮，鄭屠賊起歹意，私改文約。差王四到店來逼討賒債，強迫奴要與他配成姻緣。我父女只哭得難分難捨，你看我父女們實實可憐！

魯：好惱！（唱，流水）聽一言怒氣衝，叫罵鄭屠狗娘生，私改文約罪滔天，強霸民女理不通。魯達專打抱不平，管叫兒一命見閻羅。（白）你父女不必啼哭，隨西家下樓與兒講理便了。先打坐地虎，再殺地頭蛇。（下樓）

（金氏父女與酒保抽場）

小：（隨人攆上）走……碰到牆上了。

衆：碰到人上了。

小：什麼。碰到人上了，待我一會，好你這個黑臉大漢，咱家前來抬親，你爲何攔門阻

立？

魯：你們都是來拍親來的？

衆：拍親來的。

魯：說是這親拍不成了！

衆：怎的拍不成了？

魯：你們去對鄰居小兒說道：從今以後，再莫要欺壓良民，若再要欺壓良民，我魯家總認得是他，可說是我的拳頭嘍！認不得是他。

小：碰到石頭上了。

衆：碰到拳頭上了。

小：什麼碰到拳頭上了，待我一看，哦！你這拳頭雖強，敵不過我大爺勢大錢廣。我大爺吩咐於咱，叫姑親也要給個，不叫姑親也要給個，一定給姑親！

魯：拍不成了！

衆：拍不成，要打架！

魯：什麼要打架？（衆：要打架！）哈哈！噯！這哈……，你魯老爺半月有餘，未曾碰拳弄棒，今天當面兒等仇家一場。說是

你魯家一個心大膽，快快走上前來。唱：大流水。有魯達怒氣衝，叫罵狗狹太。進行。魯達專打抱不平，管叫兒一命見閻王。輪轉！哈哈……。（小二同衆人鼓掌打下）

酒：是你打壞鄭家人役，鄭縣西找上門來，小人如何當罪得起？

魯：好漢做事好漢當，休得囉嗦，還不退下！退下！退下！退下！

酒：是！是！（從上門下）

金：（金氏父女暗上場）魯老爺是你打壞鄭家人役，鄭縣西找上門來，小人如何當罪得起！

魯：你父女趕快收拾行裝，逃奔他鄉。

金：魯老爺，我父女手中公文無有，就是逃往出去，也不得保命嘍！

魯：也罷！這是小兩銀子，快快收起，遠走高飛。

金：（唱：流水）魯老爺與咱銀小兩，叫咱逃離走四方，叫女兒快把孝衣換，（換衣）

父女們逃命在外邊。(白)謝過老爺。

魯：不要囉嗦，快快走去。

金：正是，鯉魚脫金鉤。

魯：總是不回頭。好賊！(金氏父女同下)

魯：你叫怎說，是我一怒打斷鄰家人役，放走金氏父女，鄰屠知曉，必要渭州堂上告咱一狀，他們官紳一起，那有咱的理辯，但就是這……有了！不若我趕到狀元橋鄰屠肉店，找見鄭屠小兒，一掌將兒打死，免生後患。正是：抱打不平除好黨，留個青名與古揚。(下)

第四場

(魯達從上門上，鄭屠從下門上)

鄭：離了咱家肉店，回去看美貌天仙，不管親戚朋友來賀，先看新娘子面貌如何。說說去去，去去行行，來在狀元橋上，何人大胆衝撞於咱。

魯：你老爺魯達。

鄭：原來是魯提轄。臉上氣色不正，有何人惹氣？

魯：就與你來。再與誰來！

鄭：與咱家還得何氣？

魯：鄭屠兒賤！私改文約，強霸民女，該當何罪？

鄭：我私改文約，改的是金三的文約，強霸民女，霸的是金家的女兒。與你何干？

魯：鄭屠，鬼賊！魯老爺出世以來，就是抱打不平，要管這些閒事。你走先撞見一掌。

鄭：哎呀！打壞了！打壞了！……(魯又打)

魯：魯老爺與兒個上下不受用！

鄭：哎呀！打壞了！打壞了！上下兩頭都打壞了！

王：(上)今天是大爺花燭之期，一來領賀；

二來賀喜！哎！這不是鄭大爺嗎？

鄭：是諸位。

王：為何落下這般模樣？

鄭：人家好漢魯達給打壞了！打壞了！

魯：什麼人？

三：小人王四。

魯：你就是那個賣狗鼠王四嗎？

王：是……是小人。

魯：好！好！好！魯老爺東找兒不見，西找兒

不過，不想兒自來送死。過來！

王：是……魯老爺有何吩咐？

魯：私改金一的文約，就是像來？

王：小人不敢！

魯：我把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狗頭，留著也是

渭州人民的大害，不如早早打發兒回上老

家。（王被打死）

鄭：魯達打死人了。……

魯：（將鄭屠也打死）你再與我喊叫！你再與

我喊叫！……（內喊：捉魯達！捉魯達

！……）不好！（唱流水）一足踢死賣狗

鼠，雙拳打死鄭關西。大街上人兒鬧嚷嚷

，口口捉拿魯提轄。我在此間莫久站，逃

出城去走天涯！（下）

海驍（下簡帶）：（因牽引上）奉了州官命

，捉拿魯提轄。小將海驍，帶衆騎官，四

門關閉，捉拿魯達。（同上）

魯：（上）官兵捉拿於我，手中兵刃也無，但

說是這個，有了一觀見那壁向長着一株柳

樹，待我拔樹打兒便了。

（對打：魯與官兵頑強抵抗移退走，海驍

趕下）

魯：（上）渭州落店，去找魯提轄。（門人

喊馬叫）忽聽後面人喊馬叫，待我登高二

望。（魯與官兵海驍又對打，魯退走，海

驍又趕下）我當爲着何來，原來是魯提轄

與官兵撕打，待我助他一臂之力。正是：

遇危不救非丈夫，抱打不平真英雄。（換

衣下）

（魯與海驍對打中間，史進從下門上攔住

，魯退下，史與海驍對打，海驍敗走，史

進下。史進上，海驍又對打，海驍又敗走

，史進下）

魯：（同上）好殺！好殺！

史：魯兄！你與二人雖然殺退官兵，無奈四門

緊閉，該往那裏逃跑？

魯：你我二人跳城便了！走！（同下）

（魯與史同上，站在城牆上）

魯：呸！渭州軍民人等聽了：我魯達抱打不平，打死人命，一足踢死竄街鼠，雙拳打死

鄭關西，已與渭州人民除害，俺就去也。

（史與魯跳城）史兄！你我跳出城來，該

投奔那裏？

史：魯兄！渭州官府耳目衆多，你我一路同行，

不大隱便，還是各奔一方，再圖後會。

你看如何！

魯：就依史兄。正是：抱打不平除奸惡。

史：貪官劣紳一掃光。

魯：肅清民間不平事；

史：殺富濟貧遊四方。請！（同下）

（四卒引海驢上）

兵：魯達跳城逃走！

海：隨同安令。

光

12
772233

[illegible]